

Ⅱ 球事儿

中国足球隐秘生活第一现场

郝洪军 / 著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II 球事儿

中国足球隐秘生活第一现场

郝洪军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球事儿Ⅱ：中国足球隐秘生活第一现场/郝洪军著.

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0.3

ISBN 978-7-5008-4670-3

I. 球… II. 郝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421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：100120

电 话：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62379038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：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45 千字

印 张：17

定 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II 球事儿

引 言

2010年1月7日傍晚，北京港澳中心1005房间。

黄健翔调试好灯光和话筒，“老郝，来吧，开始采访……”健翔话音未落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打进电话的是崔大林。他说，“洪军，明天上午的新书发布会我不能去了，上午有党组会。我在机场，刚从杭州回来……”

5天前，也就是1月2日，在沈阳，我邀请崔大林出席8日我的《球事儿》首发仪式。当时他笑着说，“这事儿还真得琢磨一下……我要去呢，至少表明一个态度，总局对任何方式的反赌打假都是支持的……好吧，我6号去杭州看国家队比赛，能赶回来就去。”

崔大林从辽宁调至国家体育总局后，回沈阳只要有时间，我们就要坐一坐。他这次回来，我们在沈阳北陵公园附近一家酒店包房里边吃边聊。谈到正在进行中的反赌风暴时，我为南勇的命运担心，“崔局，网上说南勇那5000多万的事是真是假啊？”崔大林说，“这不是啥新闻，很早就有人举报这事儿，纪委出面了，也查了，据说没查出任何问题。”

当时还谈到高洪波。此前，我和李承鹏一起质疑高洪波的“清白”，尤可为被警方控制后，有媒体披露，尤可为涉嫌操纵当年厦门蓝狮队多场假球。当时，尤可为是领队，高洪波是主教练，领队出事儿了，难道主教练高洪波干净得像个处女？

我的质疑，引得崔大林嘿嘿地笑，他对此不表态……可崔大林对未来国家队命运却很担忧。“国家队这样打指定不行……足球，不出成绩是不行的，球迷就不会买账。眼下看，着眼下届世界杯，还应该考虑外

教……我6号去杭州，南勇也要去，到时候看看情况吧！”

1月6日的杭州，南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

在国家队与叙利亚队比赛的主席台上，南勇和前来督战的崔大林观看了比赛。中叙战后，南勇没有按既定行程随国家队去越南。有人追问原因，当时的官方说法是“南勇留在北京筹备足代会事宜”，而事实是，南勇从杭州一回到北京，即处于警方控制之中。

1月15日下午5点多，崔大林的秘书通知足协办公室，要求南勇和杨一民晚8点半到总局开会。晚8点前后，南勇和杨一民各自到了总局，等候他们的除了相关总局领导外，还有扫赌反黑专案组的干警。9点，专案组带走了南勇和杨一民。

这天晚上还发生一件事儿。当晚8点多钟，也就是南、杨二人走进总局大门之际，足坛名宿陈亦明“从日本考察回来”。他出现在广州白云机场，并接受记者采访，痛斥李承鹏在新书中“污蔑自己因开盘坐庄、流亡南美”。

随后几天里，陈亦明PK李承鹏事件愈演愈烈，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热点。陈亦明先是提出与李承鹏等人“开擂比武”，然后又下最后通牒，要求3天内道歉，否则诉诸公堂。此间，名记马德兴也站出来，迎合陈亦明的“人渣说”，含沙射影指责所谓像李承鹏这样的“反黑斗士”实际是“道德败坏”之徒……

反赌本是一出正剧，因为跳出几个小丑，剧情又向闹剧情节推进……好在此时，南勇、杨一民、张健强、贾秀全等人被警方带到沈阳“协助调查”一事曝光，人们的注意力又迅速回到反赌涉黑的舞台上。

因为我的《球事儿》市场反馈尚佳，回沈阳后，每天都要接待来访记者，其他时间，我留意着有关反赌打黑的各种消息，也不时收集一些资料。确切地说，我努力在挖掘相关被协助调查者和2001年发生在沈阳的10强赛之间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我的《球事儿》中披露的2001年10月7日晚上中巴之战中，除了张玉宁，没有参与巨资赌球的国脚还有谁？那个叫王×的澳门庄家，他住进沈阳万豪酒店后，是如何与那么多国脚建立了联系、最后成功操纵了1比0的比赛结果？

II 球事儿

当然，那时的南勇如日中天，他除了是足协副主席，也是世界杯外围赛中国足球代表团团长。当时，许多城市要承办 10 强赛，但最后沈阳获得成功，南勇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他也因此被沈阳相关政要视若神明。要知道，2001 年的沈阳政坛刚经历完一场“政治地震”。慕绥新、马向东等十数名政要锒铛入狱，沈阳需要一次重新展示自己风采、重树城市精神的机会，而 10 强赛不失时机地给沈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。

那么，南勇在这个舞台上，是否戴着面具？是否充当着不同的角色？

我沉迷于 9 年前那段往事里不能自拔，除了往事里有关于足球的蛛丝马迹，撩动我心弦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那就是一个叫宁殊的女孩儿。这个长发飘飘、纯真得像一朵雨后玫瑰的女孩儿，在 2001 年刚成为一名记者。我关注她并和她成为好朋友，除了当年在一起采访 10 强赛，还在于她和我高中同学、也是记者的黄秋关系如胶似漆。

黄秋是放荡不羁、率性而为的人。我总在想，如果黄秋还在，他看到眼下的足协遭到“灭门之灾”时，这个曾经的足球记者会是一种什么心态？

黄秋 10 年前就名声震江湖。有一次因为采访受到限制，他指着足协一个官员的鼻子破口大骂。该官员刚一还嘴，黄秋一拳打塌了他的鼻梁骨。黄秋把事儿闹大了，被打的官员要报警，当时任足协副主席的南勇从大局出发，把这事儿压了下来，黄秋最后赔了 1 万元钱把事儿私了了。他当时很感谢南勇。他有次去北京，还特意给南勇带了几根鹿鞭……我想，如果黄秋现在知道南勇已经被刑事拘留了，他会做何感想？他会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：南勇是个很随和、务实的人，他怎么会成了贪官？

黄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做记者，在成都土生土长的宁殊是他的“粉丝”。2001 年，两人一起来沈阳采访，日夜厮守在一起……后来，宁殊失魂落魄地逃离沈阳，黄秋也变得魂不守舍。黄秋在国内煎熬了一段日子，觉得无路可走，后来去了澳洲。

我知道，在沈阳的日子里，宁殊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，也经历了

一场感情炼狱，以至于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浮现出她离开沈阳时的情景：拎着提包站在飒飒秋风里，这朵稚嫩的花无根般地摇曳着，有几丝娇艳，也有几丝苍凉，甚至她那迷离的眼神，让我读出花瓣随时要凋零的感觉。

去年12月初，我一直站在足坛打假扫黑的风口浪尖上，宁殊特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，“你们搞得太猛了吧？可要小心点儿，那帮赌球的都有黑社会背景的……”我说，“他们还能弄死我吗？真牺牲了，就当彩票中了大奖吧……我正在写一本书，有啥好点子没？给我出点儿！”宁殊笑着说，“我要有好点子，就自己写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书出来后签好名送我一本，我不跑体育这么多年了，要好好学一下……”

我没想到，在2010年1月8日上午，宁殊竟会出现在《球事儿》的首发式现场。

当天上午，出版商请来全国30多家媒体记者，我忙着接待各方神仙，有点儿晕头转向。临近中午时分，前来捧场又客串主持人的黄健翔、马斌两个哥们儿都离开了，我开始埋头在新书上给人签名。我只觉得黑压压的人围着自己，一本本地签，忙了半个多小时，身边的人逐渐少了，一本书又递过来。

“该轮到我了？真为你高兴……”

“怎么是你？”我抬起头，一下子愣住了，“你……你怎么自己摸来了？我昨天忙晕了，想着给你打电话，却给忘了！”

我身边的是宁殊！她穿着一件白色风衣，躬着身，把手里的书递给我。

我要站起来，可能是坐得太久，两腿发麻，我踉跄两下，宁殊忙伸手按住我，“签完再站起来吧，要不字会写歪的。”她看着我签字，像是自言自语，“我10点多钟就到了，看你一直在忙，就没和你打招呼。好饭不怕晚，这不等到你了嘛！”

三年前，宁殊从海南调到北京一家知名媒体做记者。她不再跑体育了，而是做了时政记者。她刚调到北京时，我曾在天坛饭店的咖啡吧里

II 球事儿

见过她一次。她说自己的老公从海南回北京工作，自己也就跟来了。当时，我试探着问她，和黄秋还有联系吗？她摇摇头。

“他给我发过几次邮件，”她说，“我从没回复过他，可我能感觉到，他在澳洲的日子过得很悠闲，生活得蛮不错……”

黄秋会生活得蛮不错吗？我一直不这样认为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刚结束不久，他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，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不知怎的了，我梦里常常见到我们高中时在浑河里拼命划船的场景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总习惯回忆往事，也可能现实太残酷了，喜欢到梦里逃避现实，反正一睁开眼，就觉得像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，气喘吁吁，真怕一口气喘不过来，就过去了……我也想回国，我更想去见见宁殊，想听听她说句实话，是不是还对我恨之入骨？但不知为什么，我没有这个勇气了……我只能换种方式和过去对话、和宁殊对话。我正写一个东西，修修改改已经快20万字了，我写完后会发给宁殊，在这些文字里，我赤裸裸地站在她面前，她可能不想看，不想回忆，但那的确是真实的我，我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她，应该算是真诚的忏悔吧！

黄秋真是个怪人，他深深地伤害了宁殊，无法去体味她的痛，相反，却习惯于放大自己的伤疤，整天把自己弄得像个受伤者。他写了20多万字？我当时提醒他，“如果宁殊能够耐心地看完你写给她的2000字的信，就说明她至少能接受你了……你这20万字发给她，万一她看都不看，直接扔垃圾箱里怎么办？”黄秋说，“扔了也会捡回来，早晚会的……”

后来，我们在MSN上断断续续地联系着，只记得他说处了一个越南河内的女孩儿，人很漂亮，是学汉语的，在悉尼一家台资公司工作。我问他，为什么处越南女朋友？他的回答是：纯洁！

2009年10月30日，我在济南结束全运会采访，带着报社几个兄弟姐妹正在泰山玉皇顶张望着齐鲁大地。我忽然接到一个高中同学的电话，他说，黄秋在澳洲西海岸和朋友开车旅游时，遭遇一场车祸，他失踪了！

我问，是车掉进海里了？他说不是，车祸发生在陆地上，车上三个人都死了，但没发现黄秋的遗体。人在车上，却没有发现遗体？这是什么结论？

我坐在玉皇顶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打了四五个电话。其中一个打给宁殊的。我说，黄秋失踪了，你知道吗？她问，怎么回事？我说是真的……她足有两分钟没有说话。“是不是弄错了？他根本没在那车上？”我说，“黄秋指定在车上，因为他朋友是看着几个人开车走的……”

“活见鬼！”宁殊说，“你和他家里联系了吗？”

“我联系到他爸爸了。他说黄夏（黄秋弟弟）已去了澳洲。”我忽然想到黄秋写给宁殊的那20多万字，“这真是怪事！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对了，黄秋给你发过一个他写的东西吗？一个二十来万字的东西？”

“两个月前就收到了……只是，我没有看下去……”

黄秋失踪的消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回沈阳后，我特意去他家里，也见到了他弟弟黄夏。据黄夏介绍，黄秋失踪得很蹊跷。他的确和几个朋友开车出去的。他们的车在西海岸和一辆货车相撞。车上两男一女遇难。警方调查的结果是，黄秋的确是和几个人一起坐车走的，但肇事大货司机证实，发生车祸后，车上死去的是三个人，没有黄秋……

警方推断，黄秋指定是在中途下了车。但他为什么下车？又去了哪里？黄夏曾告诉我，“警方很重视这场车祸。因为我哥神秘失踪，车祸又导致三人死亡，他们一度怀疑这车祸是不是一场谋杀？只是，在没找到我哥之前，他们不敢下结论。”

在《球事儿》首发仪式现场见到宁殊，闲聊几句就谈到失踪的黄秋。

宁殊说，“我请你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聊吧……”我说，中午的饭局已定出去了，“是吕锋请客，要不你也一起去吧……”她说，“算了，我还是不去了，10强赛时我曾要采访他，结果闹得很不愉快……”我说，那正好啊，可以让他给你道歉。宁殊说，“我还是不去凑热闹了，我们到一楼大厅坐坐吧……我有个想法，一会儿说给你听。”

II 球事儿

在一楼大厅，颜晓华和几个朋友聊天。颜晓华是国内最权威电子杂志《最体育》的总编辑。这个杂志是黄健翔荣誉出品的。在上午《球事儿》首发仪式上，马斌赶一个电视节目，主持二十几分钟后不得不离开，颜晓华便和黄健翔客串主持人，把整个仪式搞得有声有色。

“郝哥，有约会啊？”颜晓华色眯眯地看我一下，然后打量着宁殊。

“嗯，很重要的约会。”我把宁殊介绍给他，宁殊笑着向颜晓华点点头，“颜老师，你们《最体育》的封面策划我很喜欢，只是不要拍得太暴露了……”

“我下次一定让封面女郎多穿衣服。”颜晓华说，“只是，就怕天气太热。”

宁殊的直言不讳让我感到很意外。我记得2001年那个秋天，沈阳一家体育周刊在10强赛前创刊，当时请了很多来沈阳采访的记者开座谈会。那次会上大家畅所欲言，可轮到宁殊发言时，她说的却是：“我是年轻记者，是来学习的，对这个周刊一点儿真知灼见也没有。”主持人执意让她说两句，她沉默，一个字没说。

多年过去了，宁殊从内敛羞涩到坦率自如，时间的确是个魔术师，它没改变宁殊的容貌，却可能改变她的性格。她还是花朵般的面孔，还是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只是她的眼睛不再像小溪一样喧嚣，而如一潭水，沉静得让人不忍心大声说话。

宁殊要和我说什么？她坐在大厅的吧桌旁，手慢慢转动着杯子，盯着我足足有30秒，“你猜一下，我要和你说啥？”

“你这样平静，我觉得很吓人。”我说，“难道你离婚了？或者黄秋根本没有失踪？”

“你说对一半！”

“哪一半？真离婚了？”

“嗯。”她依然平静，“去年的事儿了，过不到一起去就离了。”

“好在没有孩子。”我说，“那你住哪里？”

“他把房子给我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……什么啊？”宁殊说，“不用担心我。去年秋天，我把爸爸、妈妈都接过来了，挺热闹的，我没事儿就画油画，也很充实。对了，我可不是想和你说这事儿……”

“你想说啥？”

“我想让你把黄秋写的东西整理一下，给他出本书，也算是对他的纪念。”

“这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他的想法？”

“我说不准，反正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他把这东西发给我时，附有一封短信。他说，他希望我相信他的真诚，还说有一天他彻底消失时，希望我能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的灵魂。”宁殊说，“他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暗示自己要失踪？”

“这事的确奇怪。”我说，“他怎能残忍得让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自己下落呢？”

“说句实话，他写的这东西我当初觉得有点儿脏，可看了几遍后，现在又觉得它很真实。我能从他的文字里，看到自己以及所有朋友年轻时的影子。尽管经历的事儿很幼稚，很荒唐，甚至很不人性，可它毕竟是一段经历。我想，包括黄秋在内，他写给我的，不仅是怀念我这个人，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怀念一段岁月，从这一点上说，他的文字值得尊重。”

“有很多隐私吗？”

“嗯。你到时候处理一下吧。他的文字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足坛不是在打假反赌吗？让读者看看中国足球最辉煌的时候，在沈阳究竟都发生了什么？足球这么乱，媒体负不负责任，看看足球记者们的生活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不怕……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？”宁殊仿佛猜到我要说什么，“朋友都找不到了，我还怕啥？怕别人乱猜？怕自己名誉？都没什么的！”她接着说，“只是，你能了解黄秋，不见得了解我，看完他的东西，你不要笑话我就行了。那时，真是年轻，更幼稚……”

II 球事儿

朋友……我想，黄秋在天有灵，他听到这两个字也许会感动。他曾和我说过，“我不是想和宁殊再发生什么，我只想做个朋友，好朋友……但现在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……”

我揣着宁殊给我的U盘回到沈阳，用了整整两天，看完黄秋的文字，又用了将近半个多月时间修改、整理资料。当我把黄秋的书稿整理完时，我发给宁殊。她毕竟是当事人，我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。她看过后，打电话给我，“删除那些我赞同，他自然主义描写太多了，不能毒害读者……再有，我和黄秋在浑河南岸写生的那一节，你再动一动吧，写得还是有点儿太露骨。其他的没啥问题。”

我整理完黄秋的全部文字，已是2010年1月30日。随后，我准备动笔写《球事儿II》的《引言》和《后记》了。

30日傍晚，搜狐体育的张亮发短信给我，“吕锋失踪了！快打探一下……”我吓了一跳，马上给我派去北京采访的刘志向打电话。他说，“昨天在吕锋办公室，我们还聊了两个多小时，也没发现啥异常……足协马成全宣布的中超正常进行，这东西都是吕锋起草的，我当时就在身边。只是，昨天离开他办公室后，我跟他通电话，他说马上有个会……后来，电话就打不通了，直到现在还没有打通……”

吕锋曾是辽足俱乐部老总，10强赛时已是国家队副领队，随后又到四川冠城俱乐部做老总，该俱乐部黄铺后，南勇把他调到中超公司任总经理。

2001年的吕锋是国家队副领队，给人的感觉是做事踏实，为人随和。我的《球事儿》首发这天中午，在大宝饭店对面的大连渔港，我们有一次特殊午餐。在座的除了吕锋，还有辽足两任老总毛治中和尹志强。这种场面让我很温馨，毕竟，在他们做辽足老总期间，我们曾厮混在一起，成了值得信任的朋友，也是要好的兄弟。

吕锋真的失踪了吗？我心里明白，足坛反赌持续走向深入，任何人协助警方调查都有可能，可情感上，我却不愿意看到兄弟们真出问题。记得2001年在沈阳，吕锋利用一个周末从绿岛跑到沈阳市内喊我喝酒。

他酒量很大，七八瓶下肚后，动情地对我说，“搞足球的，赶上这机会不容易……说实话，我搞基层俱乐部时，从没敢想到到国家队当领队，我得感谢南头儿（南勇），他信任我，给了我这次机会。”

南勇在任期间，铁腕儿管理，但也不拘一格地用了许多人。吕锋可算最典型的一个。

无论对南勇，还是杨一民，我都不赞成墙倒众人推的做法。比如，杨一民被抓了，有人煞有介事地谈论他的生活作风问题、他的文凭问题；至于南勇，乱泼脏水的现象也很普遍。有媒体披露，南勇曾让老婆开饭店，吃饭的都是有求于南勇的，饭店起价就5万元……

还有媒体爆料：

南勇在确定2001年国足10强赛主场时，收受了一笔好处费。当年国足主场争夺极为激烈，有数个城市有意承办，但最终承办权落在外界并不看好的沈阳市手中。据悉，由于南勇与时任沈阳体育局的一名局长是老同学，最后这个令人眼馋的主办权没有经过公开竞争，就由中国足协指定为沈阳市。

沈阳成功中标后，给中国足协上交的费用为2000万元。而门票的具体销售，则由沈阳体育场成立的一家临时公司包销。门票销售方面，主办方对外宣称有5000多万元收入，但据说实际销售额超过了7000万元。而这多出的两千多万元中，就包含给各方人物打点的经费，南勇收到好处费也在意料之中。

……

春节前这段日子，原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入主足协，出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。韦迪究竟是内行还是外行？许多人争论不休。我很讨厌这样的鼓噪，搞中国足球，绝不是简单内行和外行来决定成败的。阎世铎、谢亚龙是外行，失败了；南勇是内行，又能怎样？内行和外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领导是否尊重职业足球规律，身边是否有真懂足球的内行辅佐他。

除了关注韦迪，我也不停地探听吕锋的音信，甚至我期盼着他的事

II 球事儿

儿不大……过段时间能出来……想着他，也想着南勇，我很容易回到10强赛。我分明觉得黄秋“复活”了，宁殊也扑面而来……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声音、他们的气息，以及他们放荡不羁的神态……我情不自禁地回到了2001年的10强赛，回到了那么多朋友堆儿里，和他们一起站在中国足球的身边放浪形骸……

好了，我打住！先倾听一下黄秋讲述的故事吧！

第 1 章

2001 年初秋，报社派我和唐嘉从成都到沈阳采访。在那段岁月里，我写了足有十几万字的新闻稿件，累计喝了 100 来公斤的啤酒。我脑满肠肥，周旋在球员、老婆和几个漂亮的女孩子之间。在沈阳的床上，我的身边只有宁殊和李佳。那时，我只耕耘，很少想过收获，而女孩子却不同，她们会像菜农揣度西瓜一样，时刻盯防着自己的肚子。比如宁殊，她对爱的敏感，就是从自己的肚子开始的。

我们到沈阳的第三天下午，她坐在床上，撩开自己的衣服，用手摸着她那白皙的肚皮，对我嚷着：“是不是怀孕了呀，我肚子有点儿疼，我还觉得肚子里有小东西在游动。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把手在她肚皮上摸了一下，“你完全是心理作用，一定是吃芒果吃的。再说了，真要怀孕的话，三天也不会有感觉的。”

宁殊长发低垂着，听到我的话，她嚷道：“真的啊，你听听动静，你不觉得肚子里有声音？”宁殊用手搬我的头，她示意我让耳朵像听诊器一样贴到她肚皮上。

我用耳朵在她肚皮上蹭了一会儿，安慰她说：“放心，你肚子疼，绝对是芒果起的作用……真怀孕的话，会有呕吐的现象的。”

我也许是低头太猛了，忽然觉得血液倒流，脑袋昏涨涨的。当然，这也和我喝酒有关。中午，我回家看老爸老妈，喝了点儿酒，脑袋迷迷糊糊的。我很少在中午喝酒，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喝酒，总有一种白天做爱的感觉，精神状态总是举而不坚。回酒店的时候，我在街边水果摊上

II 球事儿

买了一大袋子芒果。宁殊曾说自己去过一次海南，好像得了芒果综合症，满眼都是那些黄澄澄的小东西。她喜欢芒果散发的醇香，我把买回的芒果放在茶几上，她一口气就吃了三个。

我提到芒果时，宁殊瞥我一眼，吧嗒一下嘴，好像又馋了。我刚要站起来拿芒果，就听宁殊先是干咳两声，接着便见她微微张着嘴，脸憋得有些红，感觉要呕吐似的。

“看来真怀孕了，我这……这不要吐了嘛！”

“完全是条件反射！我一提芒果，你撑得就要吐。”

宁殊穿着一件红色的T恤衫，坐在床上，也许是想摆脱忧虑，她使劲儿摇着自己的头，乌黑的长发舞蹈般来回颤动着，我能听到它们摩擦后发出的那种轻微的簌簌声。

我知道，从理论上讲，女孩子三天内是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怀孕的。刚来沈阳那天晚上，我们在床上翻滚，没吃药，也没戴套。我们瘫在床上，喘着粗气，她完事后担心起怀孕来。我不厌其烦地给她讲，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，绝不像一个嫖客和一个妓女相遇那样容易的。宁殊听不进我的话，满脸茫然，躺在床上就哭起来。

翌日，我们到绿岛参加一个发布会。那是国家队到沈阳集训后的第一次发布会。代表团团长南勇、主教练米卢、领队吕锋等人都到场了。南勇先发言，“国家队来沈阳正式备战了，我首先感谢媒体朋友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中国足球。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，我们大家目标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在沈阳完成冲进世界杯的宿愿……”

宁殊坐在后面偏右的位置，我站在她不远处的过道上，偶尔瞥她一眼，目光相遇，她总是先莞尔一笑，然后就皱起眉头，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。

记者提问时，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抢位置，场面有点儿乱。我凑到宁殊身边，悄悄地问：“你怎么总那样看我？怎么了？”她抬头看我一眼，半天憋出一句话，“你知道吗？我连走路都不敢了，我怕别人看出来的。”

当时，我觉得好笑，她把做爱当成打架了，拳脚相加，然后就被打瘸了……我想去搂她的肩，手伸到一半就缩回来了。这不是在我的房间里，这种场所到处是熟人，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。

在发布会后，我们离开体育场。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，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连走路都害怕啊？”宁殊说：“我听说，别人从女孩子的走路姿势，就能判断出她是否……”我明白了她没有说完的话，我说：“你怎么像个孩子？按你这样说，一个奇丑无比的女瘸子，她走在大街上，人们就认为她天天做爱了？”

我话音刚落，她就用手推了我一把，“我告诉你一百遍了，我都21岁了，不是小孩子！再说，我……我不是孩子！你知道嘛！”

我揣度女孩子怀孕的事，多少还是有点儿经验。

去年夏天，我正在成都西北桥附近吃大排档，接到一个电话。一个女生说：“我是王欣的同学，见过你一次。”王欣是西南交大大四的女生，重庆北碚人。打电话的女生与王欣共租一个单间，离学校不是很远。

“你那里方便吧？”她弄得很神秘。我说，你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王欣可能怀孕了，她一直在屋里哭！”

“怀孕就怀孕呗，哭什么啊？”我脑袋飞速地旋转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让王欣接电话，快点儿，把电话给她。”费了好大劲儿，王欣才肯接电话，我沉沉气，很严肃地说：“王欣，我们是朋友吧？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是什么意思，如果别人把你的肚子弄大了，又不管你了，作为朋友，我可以送你去医院；如果你缺钱，也可以明着对我说。但不要这样，很没劲！”

我知道，王欣即使真怀孕了，那个孩子也绝对不会是我的。

我算了时间，我吃大排档那天，正赶上高考结束，电视台那个哥们儿还大讲他妹妹考得如何如何好，而我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只在王欣那里住过两次。一次是在6月中旬，我买一堆东西拎到她租的房子，我们每人喝了几听啤酒。晚上，我迷迷糊糊地挤在王欣身边。第二天，我起床上班时，看到扔在手纸上的，有不浓不淡的血。当时我有点儿